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西遊記
第九十三回 給孤園問古談因 天竺國朝王遇偶

起念斷然有愛，留情必定生災。靈明何事辨三臺。行滿自歸元海。 不論成仙成佛，須從個裡安排。清清淨淨絕塵埃。果正飛昇上界。

卻說寺僧天明不見了三藏師徒，都道：「不曾留得，不曾別得，不曾求告得，清清的把個活菩薩放得走了。」正說處，只見南關廂有幾個大戶來請。眾僧撲掌道：「昨晚不曾防禦，今夜都駕雲去了。」眾人齊望空拜謝。此言一講，滿城中官員人等盡皆知之。叫此大戶人家，俱治辦五牲花果，往生祠祭獻酬恩不題。

卻說唐僧四眾餐風宿水，一路平寧，行有半個多月。忽一日，見座高山。唐僧又悚懼道：「徒弟，那前面山嶺峻峭，是必小心。」行者笑道：「這邊路上將近佛地，斷乎無甚妖邪，師父放懷勿慮。」唐僧道：「徒弟，雖然佛地不遠，但前日那寺僧說，到天竺國都下有二千里，還不知是有多少路哩。」行者道：「師父，你好是又把烏巢禪師《心經》忘記了也。」三藏道：「《般若心經》是我隨身衣鉢，自那烏巢禪師教後，那一日不念？那一時得忘？顛倒也念得來，怎會忘得？」行者道：「師父只是念得，不曾求那師父解得。」三藏說：「猴頭，怎又說我不曾解得？你解得麼？」行者道：「我解得，我解得。」自此，三藏、行者再不作聲。旁邊笑倒一個八戒，喜壞一個沙僧，說道：「嘴巴，替我一般的做妖精出身，又不是那裡禪和子聽過講經，那裡應佛僧也曾見過說法。弄虛頭，找架子，說甚麼『曉得』、『解得』。怎麼就不作聲？聽講，請解。」沙僧說：「二哥，你也信他？大哥扯長話，哄師父走路。他曉得弄棒罷了，他那裡曉得講經？」三藏道：「悟能、悟淨，休要亂說。悟空解得是無言語文字，乃是真解。」

他師徒們正說話間，卻倒也走過許多路程，離了幾個山岡，路旁早見一座大寺。三藏道：「悟空，前面是座寺啊。你看那寺，倒也：

不小不大，卻也是琉璃碧瓦；半新半舊，卻也是八字紅牆。隱隱見蒼松偃蓋，也不知是幾千百年間故物到於今；潺潺聽流水鳴絃，也不道是那朝代時分開山留得在。山門上，大書著『布金禪寺』；懸匾上，留題著『上古遺跡』。」

行者看得是「布金禪寺」，八戒也道是「布金禪寺」。三藏在馬上沉思道：「『布金』……『布金』……這莫不是舍衛國界了麼？」八戒道：「師父，奇啊！我跟師父幾年，再不曾見識得路，今日也識得路了？」三藏說道：「不是。我常看經誦典，說是佛在舍衛城祇樹給孤園。這園說是給孤獨長者問太子買了，請佛講經。太子說：『我這園不賣，他若要買我的時，除非黃金滿布園地。』給孤獨長者聽說，隨以黃金為磚，布滿園地，才買得太子祇園，才請得世尊說法。我想這布金寺莫非就是這個故事？」八戒笑道：「造化，若是就是這個故事，我們也去摸他塊把磚兒送人。」大家又笑了一會，三藏才下得馬來。

進得山門，只見山門下挑擔的，背包的，推車的，整車坐下；也有睡的去睡，講的去講。忽見他們師徒四眾，俊的又俊，醜的又醜，大家有些害怕，卻也就讓開些路兒。三藏生怕惹事，口中不住只叫：「斯文，斯文。」這時節，卻也大家收斂。轉過金剛殿後，早有一位禪僧走出，卻也威儀不俗。真是：

面如滿月光，身似菩提樹。

擁錫袖飄風，芒鞋石頭路。

三藏見了問訊。那僧即忙還禮道：「師從何來？」三藏道：「弟子陳玄奘，奉東土大唐皇帝之旨，差往西天拜佛求經。路過寶方，造次奉謁，便借一宿，明日就行。」那僧道：「荒山□方常住，都可隨喜；況長老東土神僧，但得供養，幸甚。」三藏謝了，隨即喚他三人同行。過了迴廊香積，徑入方丈。相見禮畢，分賓主坐定。行者三人，亦垂手坐了。

話說這時寺中聽說到了東土大唐取經僧人，寺中若大若小，不問長住、掛榻、長老、行童，一一都來參見。茶罷，擺上齋供。這時長老還正開齋念偈，八戒早是要緊，饅頭、素食、粉湯，一攪直下。這時方丈卻也人多，有知識的，讚說三藏威儀；好耍子的，都看八戒吃飯。卻說沙僧眼溜，看見頭底，暗把八戒捏了一把，說道：「斯文。」八戒著忙，急的叫將起來，說道：「斯文斯文，肚裡空空。」沙僧笑道：「二哥，你不曉的。天下多少斯文，若論起肚子裡來，正替你我一般哩。」八戒方才肯住。三藏念了結齋，左右撤了席面，三藏稱謝。

寺僧問起東土來因，三藏說到古跡，才問布金寺名之由。那僧答曰：「這寺原是舍衛國給孤獨園寺，又名祇園。因是給孤獨長者請佛講經，金磚布地，又易今名。我這寺一望之前，乃是舍衛國。那時給孤獨長者正在舍衛國居住，我荒山原是長者之祇園，因此遂名給孤布金寺。寺後邊還有祇園基址。近年間，若遇時雨滂沱，還淋出金銀珠兒。有造化的，每每拾著。」三藏道：「話不虛傳果是真。」又問道：「才進寶山，見門下兩廊有許多驢馬車擔的行商，為何在此歇宿？」眾僧道：「我這山喚做百腳山。先年且是太平，近因天氣循環，不知怎的，生幾個蜈蚣精，常在路下傷人；雖不至於傷命，其實人不敢走。山下有一座關，喚做雞鳴關。但到雞鳴之時，才敢過去。那些客人因到晚了，惟恐不便，權借荒山一宿，等雞鳴後便行。」三藏道：「我們也等雞鳴後去罷。」師徒們正說處，又見拿上齋來，卻與唐僧等吃畢。

此時上弦月皎。三藏與行者步月閑行，又見個道人來報道：「我們老師爺要見見中華人物。」三藏急轉身，見一個老和尚，手持竹杖，向前作禮道：「此位就是中華來的師父？」三藏答禮道：「不敢。」老僧稱讚不已，因問：「老師高壽？」三藏道：「虛度四□五年矣。敢問老院主尊壽？」老僧笑道：「比老師痴長一花甲也。」行者道：「今年是一百零五歲了。你看我有多少年紀？」老僧道：「師家貌古神清，況月夜眼花，急看不出來。」敘了一會，又向後廊看看。三藏道：「才說給孤園基址，果在何處？」老僧道：「後門外就是。——快教開門。」但見是一塊空地，還有些碎石疊的牆腳。三藏合掌嘆曰：

「憶昔檀那須達多，曾將金寶濟貧病。

祇園千古留名在，長者何方伴覺羅？」

他都玩著月，緩緩而行。行近後門外，至臺上，又坐了一坐，忽聞得有啼哭之聲。三藏靜心誠聽，哭的是爺娘不知苦痛之言。他就感觸心酸，不覺淚墮，回問眾僧道：「是甚人在何處悲切？」老僧見問，即命眾僧先回去煎茶。見無人，方才對唐僧、行者下拜。三藏攙起道：「老院主，為何行此禮？」老僧道：「弟子年歲百餘，略通人事，每於禪靜之間，也曾見過幾番景象。若老爺師徒，弟子聊知一二，與他人不同。若言悲切之事，非這位師家明辨不得。」行者道：「你且說，是甚事？」老僧道：「舊年今日，弟子正明性月之時，忽聞一陣風響，就有悲怨之聲。弟子下榻，到祇園基上看處，乃是一個美貌端正之女。我問他：『你是誰家女子？為甚到於此地？』那女子道：『我是天竺國國王的公主，因為月下觀花，被風刮來的。』我將他鎖在一間敞空房裡，將那房砌作個監房模樣，門上止留一小孔，僅遞得碗過。當日與眾僧傳道：『是個妖邪，被我網了。』但我僧家乃慈悲之人，不肯傷他性命。每日與他兩頓粗茶粗飯，吃著度命。那女子也聰明，即解吾意。恐為眾僧點污，就裝風作怪，尿裡眠，屎裡臥。白日家說胡話，呆呆鄧鄧的；到夜靜處，卻思量父母啼哭。我幾番家進城來去打探公主之事，全然無損。故此堅收緊鎖，更不放出。今幸老師來國，萬望到了國中，廣施法力，辨明辨明：一則救拔良善，二則昭顯神通也。」三藏與行者聽罷，切切在心。

正說處，只見兩個小和尚請吃茶安置，遂而回去。八戒與沙僧在方丈中，突突囁囁的道：「明日要雞鳴走路，此時還不來睡。」行者道：「獸子又說甚麼？」八戒道：「睡了罷，這等夜深，還看甚麼景致？」因此，老僧散去，唐僧就寢。正是那：

人靜月沉花夢悄，暖風微透壁窗紗。

銅壺點點看三汲，銀漢明明照九華。

當夜睡還未久，即聽雞鳴。那前邊行商烘烘皆起，引燈造飯。這長老也喚醒八戒、沙僧，扣馬收拾，行者叫點燈來。那寺僧已先起來，安排茶湯點心，在後候敬。八戒歡喜，吃了一盤饅饅，把行李、馬匹牽出。三藏、行者對眾辭謝。老僧又向行者道：「悲切之事，在心，在心。」行者笑道：「謹領，謹領。我到城中，自能聆音而察理，見貌而辨色也。」那夥行商哄哄嚷嚷的，也一同上了大路。將有寅時，過了雞鳴關。至巳時，方見城垣。真是鐵甕金城，神州天府。那城：

虎踞龍蟠形勢高，鳳樓麟閣彩光搖。
御溝流水如環帶，福地依山插錦標。
曉日旌旗明輦路，春風簫鼓遍溪橋。
國王有道衣冠勝，五穀豐登顯俊豪。

當日入於東市街，眾商各投旅店。他師徒們進城，正走處，有一個會同館驛，三藏等徑入驛內。那驛內管事的即報驛丞道：「外面有四個異樣的和尚，牽一匹白馬進來了。」驛丞聽說有馬，就知是官差的，出廳迎迓。三藏施禮道：「貧僧是東土唐朝欽差靈山大雷音見佛求經的，隨身有關文，入朝照驗。借大人高衙一歇，事畢就行。」驛丞答禮道：「此衙門原設待使客之處，理當款迓。請進，請進。」三藏喜悅，教徒弟們都來相見。那驛丞看見嘴臉醜陋，暗自心驚，不知是人是鬼，戰兢兢的，只得看茶擺齋。三藏見他驚怕，道：「大人勿驚，我等三個徒弟，相貌雖醜，心地俱良。俗謂『面惡人善』，何以懼為？」

驛丞聞言，方才定了心性，問道：「國師，唐朝在於何方？」三藏道：「在南瞻部洲中華之地。」又問：「幾時離家？」三藏道：「貞觀三年，今已歷過四載，苦經了些萬水千山，方到此處。」驛丞道：「神僧，神僧！」三藏問道：「上國天年幾何？」驛丞道：「我敝處乃大天竺國，自太祖、太宗傳到今，已五百餘年。現在位的爺爺，愛山水花卉，號做怡宗皇帝，改元靖宴，今已二八年了。」三藏道：「今日貧僧要去見駕倒換關文，不知可得遇朝？」驛丞道：「好，好，正好。近因國王的公主娘娘年登二青春，正在字街頭高結綵樓，拋打繡毬，撞天婚招駙馬。今日正當熱鬧之際，想我國王爺爺還未退朝，若欲倒換關文，趁此時好去。」三藏欣然要走，只見擺上齋來，遂與驛丞、行者等吃了。

時已過午。三藏道：「我好去了。」行者道：「我保師父去。」八戒道：「我去。」沙僧道：「二哥罷麼，你的嘴臉不見怎的，莫到朝門外裝胖。還教大哥去。」三藏道：「悟淨說得好，馱子粗夯，悟空還有些細膩。」那馱子掬著嘴道：「除了師父，我三個的嘴臉也差不多兒。」三藏卻穿了袈裟，行者拿了引袋同去。只見街坊上士農工商、文人墨客、愚夫俗子，齊咳咳都道：「看拋繡毬去也。」三藏立於道傍，對行者道：「他這裡人物衣冠、宮室器用、言語談吐，也與我大唐一般。我想著我俗家先母也是拋打繡毬，遇舊姻緣，結了夫婦。此處亦有此等風俗。」行者道：「我們也去看看，如何？」三藏道：「不可，不可。你我服色不便，恐有嫌疑。」行者道：「師父，你忘了那給孤布金寺老僧之言？一則去看彩樓，二則去辨真假。似這般忙忙的，那皇帝必聽公主之喜報，那裡視朝理事？且去去去。」三藏聽說，真與行者相隨，見各項人等俱在那裡看打繡毬。呀！那知此去卻是：

漁翁拋下鉤和線，從今釣出是非來。

話表那個天竺國王，因愛山水花卉，前年帶后妃公主在御花園，月夜賞玩，惹動一個妖邪，把真公主攝去，他卻變做一個假公主。知得唐僧今年今日今時到此，他假借國家之富，搭起彩樓，欲招唐僧為偶，採取元陽真氣，以成太乙上仙。

正當午時三刻，三藏與行者雜入人叢，行近樓下，那公主才拈香焚起，祝告天地。左右有五七姻媾繡女，近侍的捧著繡毬。那樓八窗玲瓏，公主轉睛觀看，見唐僧來得至近，將繡毬取過來，親手拋在唐僧頭上。唐僧著了一驚，把個毬盧帽子打歪，雙手忙扶著那毬。那毬轆轤的滾在他衣袖之內。那樓上齊聲發喊道：「打著個和尚了，打著個和尚了。」噫！字街頭，那些客商人等濟濟哄哄，都來奔搶繡毬。被行者喝一聲，把牙一咬，把腰躬一躬，長了有三丈高的個神威，弄出醜臉。說得些人跌跌爬爬，不敢相近，霎時人散。行者還現了本像。

那樓上繡女宮娥並大小太監，都來對唐僧下拜道：「貴人，貴人，請入朝堂賀喜。」三藏急還禮，扶起眾人，回頭埋怨行者道：「你這猴頭，又是撮弄我也。」行者笑道：「繡毬兒打在你頭上，滾在你袖裡，干我何事？埋怨怎麼？」三藏道：「似此怎生區處？」行者道：「師父，你且放心，便入朝見駕，我回驛報與八戒、沙僧等候。若是公主不招你便罷，倒換了關文就行；如必欲招你，你對國王說：『召我徒弟來，我要吩咐他一聲。』那時召我三個入朝，我其間自能辨別真假。此是倚婚降怪之計。」唐僧無已從言，行者轉身回驛。

那長老被眾宮娥等撮擁至樓前。公主下樓，玉手相攙，同登寶輦，擺開儀仗，回轉朝門。早有黃門官先奏道：「萬歲，公主娘娘攙著一個和尚，想是繡毬打著，現在午門外候旨。」那國王見說，心甚不喜，意欲趕退，又不知公主之意何如，只得含情宣入。公主與唐僧遂至金鑾殿下，正是：一對夫妻呼萬歲，兩門邪正拜千秋。禮畢，又宣至殿上，開言問道：「僧人何來，遇朕女拋毬得中？」唐僧俯伏奏道：「貧僧乃南瞻部洲大唐皇帝差往西天大雷音寺拜佛求經的。因有長路關文，特來朝王倒換。路過字街彩樓之下，不期公主娘娘拋繡毬，打在貧僧頭上。貧僧是出家異教之人，怎敢與玉葉金枝為偶？萬望赦貧僧死罪，倒換關文，打發早赴靈山，見佛求經，回我國土，永誌陛下之天恩也。」國王道：「你乃東土聖僧，正是『千里姻緣使線牽』。寡人公主，今登二歲未婚，因擇今年月日時俱利，所以結綵樓拋毬，以求佳偶。可你的來拋著，朕雖不喜，卻不知公主之意如何。」那公主叩頭道：「父王，常言『嫁雞逐雞，嫁犬逐犬』。女有誓願在先，結了這毬，告奏天地神明，撞天婚拋打。今日打著聖僧，即是前世之緣，遂得今生之遇，豈敢更移？願招他為駙馬。」國王方喜，即宣欽天監正臺官選擇日期。一壁廂收拾妝奩，又出旨曉諭天下。

三藏聞言，更不謝恩，只教：「放赦，放赦。」國王道：「這和尚甚不通理。朕以一國之富，招你做駙馬，為何不在此享用，念念只要取經？再若推辭，教錦衣官校推出斬了。」長老說得魂不附體，只得戰兢兢叩頭啟奏道：「感蒙陛下天恩。但貧僧一行四眾，還有三個徒弟在外，今當領納，只是不曾吩咐得一言。萬望望他到此，倒換關文，教他早去，不誤了西來之意。」國王遂准奏道：「你徒弟在何處？」三藏道：「都在會同館驛。」隨即差官召聖僧徒弟領關文西去，留聖僧在此為駙馬。長老只得起身侍立。有詩為證：

大丹不漏要三全，苦行難成恨惡緣。
道在聖傳修在己，善由人積福由天。
休逞六根多貪欲，頓開一性本來原。
無愛無思自清淨，管教解脫得超然。

當時差官至會同館驛，宣召唐僧徒弟不題。

卻說行者自彩樓下別了唐僧，走兩步，笑兩聲，喜喜歡歡的回驛。八戒、沙僧迎著道：「哥哥，你怎麼那般喜笑？師父如何不見？」行者道：「師父喜了。」八戒道：「還未到地頭，又不曾見佛取得經回，是何來之喜？」行者笑道：「我與師父只走至字街彩樓之下，可的被當朝公主拋繡毬打中了師父，師父被些宮娥、繡女、太監推擁至樓前，同公主坐輦入朝，招為駙馬，此非喜而何？」八戒聽說，跌腳搥胸道：「早知我去好來，都是那沙僧懶。你不阻我啊，我徑奔彩樓之下，一繡毬打著我老豬，那公主招了我，卻不美哉妙哉？俊刮標致，停當，大家造化耍子兒，何等有趣。」沙僧上前，把他臉上一抹道：「不羞，不羞，好個嘴巴骨子。三錢銀子買個老驢——自誇騎得。要是一繡毬打著你，就連夜燒退送紙也還道遲了，敢惹你這晦氣進門？」八戒道：「你這黑子不知趣。醜自醜，還有些風味。自古道：『皮肉粗糙，骨格堅強，各有一得可取。』」行者道：「馱子莫胡談，且收拾行李。但恐師父著了急，來叫我們，卻好進朝保護他。」八戒道：「哥哥又說差了。師父做了駙馬，到宮中與皇帝的女兒交歡，又不是爬山蹺路，遇怪逢魔，要你保護他怎的？他那樣一把子年紀，豈不知被窩裡之事，要你去扶摺？」行者一把揪住耳朵，掄拳罵道：「你這個淫心不斷的夯貨！說那甚胡話？」

正吵鬧間，只見驛丞來報道：「聖上有旨，差官來請三位神僧。」八戒道：「端的請我們為何？」驛丞道：「老神僧幸遇公主娘娘打中繡毬，招為駙馬，故此差官來請。」行者道：「差官在那裡？教他進來。」那官看行者施禮，禮畢，不敢仰視，只管暗暗說道：「是鬼，是怪？是雷公，夜叉？」行者道：「那官兒，有話不說，為何沉吟？」那官兒慌得戰戰兢兢的雙手舉著聖旨，口裡亂道：「我公主有請會親，我主公會親有請。」八戒道：「我這裡沒刑具，不打你，你慢慢說，不要怕。」行者道：「莫成道怕你打？怕你那臉嘴。快收拾挑擔，牽馬進朝見師父，議事去也。」這正是：

路逢狹道難迴避，定教恩愛反為仇。

畢竟不知見了國王有何話說，且聽下回分解。